

2014改革步伐开创新年新愿景

秦丹



今日论语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犹记得去岁今日晚间,习近平同志向全国人民致2014年新年贺词时说:“我们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回首过去的360多个日夜,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故事,无数困难、挑战没有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2014堪称不平凡的一年。

“云霞有异彩,山水有清音”。2014年国家意志彰显反腐决心,利剑出鞘,打虎灭蝇,持续发力,高压不减。18万“老虎”“苍蝇”一起被打,58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副国级以上官员3人,中央委员3人。居安思危,共产党

人敢于刮骨疗毒,体现出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八项规定”给各级官员“收骨头”,查处问题62404起,82533人受到处理,其中2325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群众,党风政风不断好转,让人民群众重拾信心,寄望未来。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把改革的步伐落实到与民生相关的实事中去,花拳绣腿难以解决中国国情下的问题。盘点全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传出消息,全局80个重点改革基本完成,写下辉煌一笔。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700项行政审批事项,并正式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方针,收入分配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央

企负责人“降薪”,基层公务员有望加薪,新一轮土地改革大幕开启,养老金将并轨……如此紧密的改革措施,让各个阶层的人群仿佛都能听到春天的消息。

“法治是改革的压舱石”。改革过程离不开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驾护航,否则就很难行走在正轨上。依法治国决定的出台,是2014年的重头戏。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由此,我国人民迎来了首个国家宪法日。这一年,那一天,国人感受到的法律是温暖的。

“绿水青山就是生产力。”习近平曾如此诠释环保与发展的关系。一句话改变中国,关键是这句

话后面的政绩考评制度,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地方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政绩观。2014年,在各地的自来水污染事件、工厂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的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迎来大修,新环保法颁布,环保部和31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由此,或许还需要进一步加码,“APEC蓝”才不会成为国人心情复杂的记忆,而成为一道美丽的愿景。

2014年,有人说它是法治年、反腐年,也有人说它是改革年、外交年,不论如何这是一个“筑梦年”。踏踏实实的割除弊端,查真情、出真招、求实效,把事情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老百姓才会坚信并为此努力;2015年,我们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新民随笔

怀念“马天民”

邵宁

“马天民”走了。

上周四,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仲星火离世。尽管这位艺术家塑造过很多鲜活的荧幕形象,但最出名的无疑还是“马天民”。老人默默离去,不要人们送别,留下一句“只要告诉晚报一声”的遗言,让人无比感动。

看到这句话,十多年前对仲星火的一次采访又浮现在眼前。那次采访实属偶然。那时我经常联系杨浦公安,2001年初,分局的通讯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说著名演员仲星火最近搬到江浦社区,在办理户口迁移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社区民警为他上门服务。正好春节到了,那位民警要去看望仲老,你要不要采访一下?“马天民为马天民服务”,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新闻。于是,我就在春节假期随同民警来到了仲星火家。

面前的仲星火,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腰板,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嗓音浑厚,中气十足,77岁了,一点不显老态。他也丝毫没有名演员的架子,非常热情地和我们每个人握手,他的妻子还端上茶和点心招待大家。

那天在仲星火家聊了很久,他很健谈,谈电影,谈生活,当然,也离不开基层公安这个话题。当时仲星火还时常应邀出演影视剧,出镜率还挺高的。热爱艺术、谦虚平和、真诚待人,老一代艺术家的风范在他身上都可以看到。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当时大家都赞扬仲老的马天民演得好,他说:“是生活中先有了好民警,才有了银幕上的马天民!”仲星火还很幽默,警署署长请他为民警进行传统教育,他笑着说:“我这个民警是假的,不过我倒愿意听民警讲讲自己的事,体验体验生活。”

仲星火离世了,“马天民”还在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可是也有群众说,以前在弄堂里经常可以看到片儿警,而现在的小区里很难看到;还有市民反映,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上个户口,某区派出所竟然要求提供七八种证件、材料,甚至包括产妇产检的所有病历和出院小结,他跑了几个星期都没有办好。

今天,人们怀念“马天民”,其实也是怀念老一代民警那种一心为民的精神。希望身边的“马天民”多起来。这,一定也是老艺术家的心愿。

提振当代中国的精气神

权威声音

在未来,你会如何想起2014?“风气真的变了”,可能是很多人最为强烈的感受。改变的力量来自哪里?

前不久播放的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案例。在河北沽源县平定堡镇,原党委书记岳树旺为女儿大办婚事而被撤职,之后当地出台制度,严控公职人员婚丧嫁娶的桌数和规模。一年过去了,不仅管住了干部,民间也不像过去那样大操大办了。剖析这一样本,可以发现风气转变的关键:以上率下,以官带民,政风正则民风淳。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深入剖析风气之变,最根本的还在“灵魂深处的革命”。当反腐不避位高权重者,当正风不漏衣食住行细节,当执法不容冤假错案,那些被腐败现象、不良风气颠倒的是非观、价值观,开始得到纠正。清风劲吹的新气象,也在扫除“领导就得骑马坐轿”的特权思想、“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私心杂念,让规矩意识、勤俭观念、法治信仰占据心灵高地,这是社会生态的深层净化。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点亮信仰灯塔、确立价值坐标、涵养公共文明,是我们穿越历史三峡、走向民族复兴最为持久而深沉的力量。(詹勇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四舍五入
——喜迎2015

郑辛遥

新民新语

水稻与麦

华心怡

你的主食是米还是面?

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习惯。偏好背后,是性格养成、文化塑型。吃米的人群离婚率低于吃面的人群,而一旦在友谊交往中遭到背叛或负面打击,吃面的人群报复性更大于吃米的人群。看似单纯的推测和臆想,实则为科学家们的研究推证,所以你我大可对号入座一检真伪。

《科学》杂志早些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弗吉尼亚大学年轻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托尔赫姆指导的研究表明,水稻是一种挑剔的农作物。因为稻田里需要保持有水,所以要求配套复杂的灌溉系统,每年都需要修筑与疏浚。一个社区的稻农以高度整合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麦农则不必如此。小麦只需要降雨,不需要灌溉。种植和收获只耗费水稻一半的工作量,所需的协调与合作也少很多。

论文中的多个专家还特地把测试案例放到了中国北方的小麦种植区和南方的水稻种植区。这两个地区的汉族人被安排参与了一系列任务。比如,他们会被提问: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轨三者中,哪两个属于同一类?吃面的北方朋友则大多选择公共汽车和火车。而更有全局观的米饭族们则选择火车与铁轨,这两类需要配合运行。综上,水稻食者更倾向于与其他人互相联系、依赖。他们的目标是融入,调整自己,适应别人。而麦子的追捧者则更将自己看做独特、自主的人。这似乎是从两种食材的培育方式上便决定的食者文化。

吃什么,像什么,这大概是食物赋予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后天滋养。纵然今日,意大利面、墨西哥玉米饼、英国炸鱼薯条都可信手拈来,但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这至多是口味的调剂,不可能成为饮食的主旋律。吃多了面包和芝士,上海人是会想念豆腐浆和菜泡饭的。所以,在叫人眼花缭乱的繁华点缀背后,是不容改变的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本源。上海人多是稻田里的守望者,于是张开每个人的触角,结成合作交流共赢的爱的网络。

自由谭

最近接连在媒体上看到几位“隐士”的故事。比如佛山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树上建了一个“鸟巢”,据说还是“三室一厅”的,在里面生活很是惬意。但他毕竟没有离开都市区。吉林磐石市烟筒山镇南岗村村民李志荣,和妻子在一处山坡上隐居了30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今天这个物质化的时代,令人刮目相看。

我记忆中关于“隐居”的启蒙,是经由武侠剧完成的。盖世侠客们惩恶扬善之后,连什么掌门、武林盟主的名利都不要了,携江湖美女归隐山林而去。现在看来,这多少有点道家文化的印记。陶渊明《桃花源

记》里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恐怕就是隐的至高境界了吧。还有就是“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先生,也是隐入化境的典范。真正的隐,是内心的隔绝尘俗,就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对于“五斗米”和“折腰”之类的凡尘俗事,恐怕也无法做到十足的淡定。

“隐居”隐得最绝的,当属“终南先生”卢藏,要隐居,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住下来就完了,可人家很会挑地方,专门到皇帝眼皮底下的终南山隐居,隐居之意不在隐。后来终于得偿所愿,被武则天宣召为官。他

还劝朋友如法炮制,结果反被讥笑一番,在历史上留下了“终南捷径”的成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一段时期“拼爹”还不如“拼隐”。

以隐求仕,最难的是把握“度”。很多隐者“若隐若现”,往往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玩暧昧。姜太公渭水垂钓、诸葛亮南阳躬耕,我看,很大程度上为的是韬光养晦、待价而沽,玩的是求职艺术,把老板胃口吊足了,才能谋个好待遇。找真正的隐居山林者,恐怕是极难的。有杂志专门做专题盘点过近年来的各路隐居大

隐居的真假

薛世君

咖,说的其实是一种“逆城市化”风潮,不过住得偏远一些,谈不上真正的“隐”。

真想隐的话,虽身在闹市也可为人不觉,即传说中的“大隐隐于市”。且让时光倒回到北宋熙宁九年的一天,繁华的金陵城人流如织,几位市民正围在一起高谈阔论、激辩文史话题,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头儿坐在旁边听侃。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一位侃爷抽空漫不经心地问老头儿,你在这里听聚谈,难道也会读书写字么?老头儿点了点头,这哥们儿又问名姓,老头儿拱手说:“姓王名安石。”众人一听,乖乖!退休宰相、文坛巨擘王安石啊,遂无地自容,惶恐赧赧而散。世人都说隐居好,唯有名利忘不了。摆脱浮华,不以名求利,这才叫真“隐”呢。